

**[Studies in Literature]**

Gothic Spatial Narrative of Tolkien's *The Lord of the Rings*

FENG Ya

Foreign Literature Editorial Departmen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8, 2025

Accepted: March 12, 2025

Published: June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FENG Ya. (2025). Gothic Spatial Narrative of Tolkien's *The Lord of the Ring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080–08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0>

Abstract: Tolkien employed a variety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his fantasy fiction *The Lord of the Rings*, among which the Gothic spatial narrative represented by Mordor and Isengard is particularly unique. On the one hand, the gothic space in Mordor highlights the sublime theme of the narrative, and its eerie environment contrasts with the enormous power of the small Hobbits, showing the grandeur that shocks the soul;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Isengard's "beautiful space–gothic space–rebirth space"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ime and narrative process, in which the gothic sinful space plays a key rol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maps the feudal manor system in Western Europe through Isengar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Battle of the Somme, and the trauma of the war through Mordor. By integrating real-life memo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thic space, the author "re-creates" the world to reflect on reality. In conclusion, the Gothic spatial narrative of *The Lord of the Rings* strengthens the theme, promotes the plot, triggers the resonance, and reveal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story.

Keywords: *The Lord of the Rings*; gothic spatial narrative; sublime; spatial variation; realistic memor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FENG Ya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she is an English literature editor in the Foreign Literature Editorial Departmen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fengya9547@163.com.

論托爾金《魔戒》中的哥特式空間敘事

馮 姪

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

摘 要：托爾金在其奇幻文學著作《魔戒》中採用多種敘事手法，其中以魔多地區和艾森加德為代表的哥特式空間敘事獨具特色。一方面，魔多地區的哥特式空間凸顯敘事崇高美學，其陰森恐怖的環境與霍比特人的內心力量形成對比，展現震撼心靈的宏偉主題；另一方面，艾森加德「美麗空間-哥特式空間-重生空間」的空間變異反映時間與敘事進程變化，其中哥特式罪惡空間具有關鍵作用。此外，作者借艾森加德映射西歐封建莊園制、借魔多映照索姆河戰役環境及戰爭創傷，將現實記憶融入哥特式空間的構建，通過「再造世界」觀照現實。總之，《魔戒》哥特式空間敘事強化主題、推動情節、引發共鳴，展現深刻的文學內涵。

關鍵詞：《魔戒》；哥特式空間敘事；崇高；空間變異；現實記憶

一、引言

英國作家 J. R. R. 托爾金 (J. R. R. Tolkien, 1892—1973) 的作品在國際文壇享有盛譽，其代表作《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2004) 更是被譽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奇幻文學作品之一。《魔戒》的敘事風格獨樹一幟，在故事主線基礎上融合神話、史詩和奇幻元素，創造出宏大而細膩的中土世界。其中，哥特式空間敘事的運用尤為突出，為作品增添了獨特的魅力與深度。作者通過對諸如魔多地區與艾森加德空間的刻畫，增強敘事張力，亦深化了作品的主題表達。這些哥特式空間不僅是情節發展的背景，更是角色心理與命運、作者現實記憶的重要隱喻，體現了托爾金對哥特式敘事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然而，儘管對托爾金《魔戒》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已取得豐碩成果，但對其哥特式空間敘事的探討仍顯不足，特別是在中文研究領域，相關文獻較為稀缺。現有研究多集中於《魔戒》的神話體系、語言建構或文化影響，而對其中哥特式空間敘事的系統性分析尚屬空白。本文旨在填補這一不足，聚焦《魔戒》中的哥特式空間敘事，深入分析其特質、建構及其在作品中的作用，為進一步理解托爾金文學創作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

二、《魔戒》敘事類型分析

作品的敘事結構即作者完成其創作意圖的方式和技巧，作者通過對作品內容結構進行編排、對敘述者的風格進行設計，並選擇一定的敘述視角完成作品。《魔戒》作為西方奇幻文學經典之作，內含多種敘事手法，如以時間為基本「骨架」的線性敘事、通過建立新三維世界構成的空間敘事，以及以「對話」關係為特色的複調敘事等，這些敘事手法的運用都使得作品內容有序規整地展開，角色情節更為多樣、生動，世界觀更為宏大，主題更加深刻。



作品的線性敘事往往通過挖掘時間這一「縱式結構」完成,故事的內容情節按照時間線展開,包括傳統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魔戒》三部曲中,首部《魔戒同盟》主要介紹故事背景、「魔戒同盟」的建立以及初涉冒險的情節;《黑白雙塔》延續故事情節,敘述同盟小隊面臨的多重危機,多方勢力逐漸會和,黑暗魔君的威脅日益逼近;《王者歸來》描述最終決戰、魔戒被毀,故事達到高潮並走向結局。以「摧毀魔戒」為目的,所有的情節和衝突都圍繞此主題展開,邏輯清晰、路徑明確。與以時間為軸的線性敘事相對,空間敘事亦為《魔戒》尤為突出的敘事特色。夏爾、剛鐸、魔多地區等場所都是《魔戒》中典型的空間場景,「神聖空間」夏爾是霍比特人心靈的棲息之所,亦是他們面對黑暗世界的力量源泉;而諸如魔多、艾森加德地區此類「哥特式空間」描繪了陰森恐怖的环境,在推動情節發展的同時彰顯更加深刻的主题。空間敘事手法使作品不局限於時間範疇,從三維角度推進敘事進程。此外,《魔戒》中大量運用複調敘事,既有體現不同角色個性特徵的「微型對話」,亦有代表不同族群觀點的多聲部意識碰撞。如甘道夫的話語充滿智慧與指引性,霍比特人對話風格質樸幽默,精靈的唱詩空靈悠長,而咕嚕甚至表現出雙自我意識的「雙聲語」特徵。而在人類、矮人、精靈等正義勢力群集商討對抗索隆策略之時表達不同觀點,此種同勢力之間乃至不同勢力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都以複調對話的形式增強故事的戲劇性和張力。

在《魔戒》諸多敘事類型中,對線性敘事與複調敘事的研究較為豐富,空間性研究相對薄弱。而隨著文學作品研究「空間轉向」之趨勢日益凸顯,空間敘事研究尤為必要。在對《魔戒》的空間敘事研究中,學者往往著眼於霍比特人故土、映射英國鄉村風土的「神聖空間」夏爾,抑或與人類社會較類似的城市剛鐸,對哥特式空間敘事幾乎沒有涉獵,而作品中諸多空間的「哥特性」十分明顯,哥特敘事獨樹一幟。因此,本文彌補了這一不足,通過分析《魔戒》中哥特式空間的特質,探討之於作品敘事的作用,為《魔戒》的空間敘事研究提供借鑒。

三、《魔戒》哥特式空間敘事的特質

(一) 哥特式文學傳統概述

《牛津英語辭典》中對「哥特」(Goth)一詞的解釋為「粗魯的、未開化的、無知的人;他們行為野蠻,沒有文化、品位」,而對「哥特的」(Gothic)的解釋為「是與古典主義傳統相對的「浪漫主義」,是中世紀的,屬於「黑暗時代」;代表十二到十六世紀西歐流行的建築風格,主要特色是尖頂;是粗魯、野蠻、不得體的」。西元三世紀起,條頓民族的哥特人湧入南歐,同羅馬人作戰,在西歐人心中留下恐懼而憤恨的複雜情緒。十二到十六世紀,西歐人用哥特一詞表示一種不入流的中世紀建築風格,這類建築有著直聳入天的尖頂、厚重的牆壁、黯淡無光的窗戶、幽暗的空間,此外還有陰險的暗道等元素,主要標誌性建築是教堂和城堡。這種建築寓意落後、野蠻與暗黑,與「黑暗時代」的象徵相吻合。長此以往,哥特一詞逐漸被賦予野蠻、恐怖、神秘、邪惡等諸多含義。

「哥特式文學」(Gothic literature)源自十八世紀的歐洲,受中世紀建築、廢墟、荒野等元素影響,這類作品充滿神秘與恐怖氣氛,因此得名。哥特式文學作品通常描述「古堡、莊園、荒野,這些場景中常設有秘密通道、隱蔽的城垛等恐怖元素,環境描寫幽暗可怖,充滿妖邪色彩」(肖明翰,2001:91),故事情節涉及兇殺、暴力、復仇,常有精靈魔鬼及各種超自然元素出現,整體呈陰森、神秘的氣氛,情節充滿懸念。在H. 沃波爾的小說《奧特朗托堡》(1765)的影響下,該體裁在英國風行一時。A. 拉德克裏夫的《尤道弗的神秘事蹟》(1794)與《義大利人》(1797)亦是這類文學的範例。一種利用恐怖和暴力更為轟動的哥特式傳奇作品盛行於德國,如M. G. 劉易斯的《僧人》(1796)。此後,諸多作家逐漸熱衷於哥特式文學的創作,如勃朗特姐妹、



愛倫·坡、柯勒律治、拜倫、雪萊、狄更斯、霍桑、福克納、奧康納等，都通過著名的哥特故事，取得成就，如勃朗特的《呼嘯山莊》、狄更斯的《荒涼山莊》和《遠大前程》等。自此，哥特式文學逐漸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在英美文學中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哥特式傳統。

從條頓人的歷史起始，隨著時間的推移，「哥特」一詞從部落名稱演化為一種對特定風格的認知，進而影響歐洲的建築藝術，並最終成為一種文學體裁、文學傳統，對文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罪惡與邪惡中感受恐懼，通過恐懼產生敬畏，在敬畏中感受作品帶來的崇高與震撼之感，哥特式文學為讀者展現出更恢宏深刻的主题。

（二）《魔戒》中的哥特式空間場景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空間性問題和空間化趨勢逐步凸顯，文學作品日益注重「空間轉向」(spatial steering)問題，福柯(Michel Foucault)(2001:20)曾表示「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係，比之與時間的關係更甚」，蘇賈(Edward Soja)(2004:01)也提到，「表現最能發人深思而詭譎多變的理論世界的，是「地理學的創造」，而不是「歷史的創造」。』隨著西方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空間轉向」，「文學空間研究」得以發展和興盛(陸揚,2025:106)。小說家在文學作品中構建的「空間」是書頁在讀者的目光下建構的靜止不動的形式組織和體系，讀者通過閱讀在腦海中構建出書中描述的立體空間，這種空間對作品敘事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托爾金在《魔戒》中構築「中土世界」這一「第二世界」的同時，創造出大量空間場景，如「故土」夏爾鎮、「沒落之都」剛鐸、「毀滅之城」魔多、精靈棲息之所瑞文戴爾、邦巴迪爾老林子、範貢森林等，這些空間設定使作品敘事更立體，規模更宏大，主題更清晰、深刻，支撐起整部奇幻作品敘事的「宏偉大廈」。

在《魔戒》涉及的諸多空間場景中，頗具特色的是哥特式空間場景。如上節所述，哥特式文學有著恐怖、神秘、幽暗等暗黑氣氛，而這種氣氛往往是奇幻小說所必備的元素，在小說的敘事中起到重要作用。《魔戒》中，魔多地區和艾森加德是具典型哥特式風格的空間設定。

1. 魔多地區

魔多是作者托爾金筆下「中土世界」的黑暗邪惡之地，具有哥特式元素，醜陋恐怖，是「毀滅之地」。魔多地區寸草不生，土地飽受魔君索隆摧殘，一片瘡痍破敗之景。「魔多西側群山下麵的邊遠地區是塊瀕死大地……裏面潛藏著一簇簇貼地生長的低矮灌木，粗糙的灰色草叢在石頭間掙扎，上面還爬滿了枯萎的苔蘚。到處都是扭曲纏繞的荊棘，有些仗著尖利的長刺，有些長著刀子一樣鋒利的鉤狀倒刺」(托爾金,2024:256)。魔多有大片濕陰的、由爛泥潭和水道交錯而成的「死亡沼澤」，「唯一的綠色是烏黑、濃膩的死水上漂浮著的鐵青色水草。枯死腐爛的野草、蘆葦時不時出現在霧中」(托爾金,2024:309)，水底還有死人臉，頭髮上纏滿水草，全部腐爛，散發邪惡氣息。通往大敵疆口的入口是奇里斯高格隘口，兩邊高聳峭壁形成的山丘上有兩座堅固高塔，合稱「魔多之牙」。其中一座是黑暗魔君的「堡壘」，他的魔眼監視著黑暗大地，緊盯「魔多軍隊」的行動，以及持戒人的動向。另一座高塔的設計陰暗、森嚴，正如霍比特人山姆所說：「建造這座堡壘不是為了把敵人擋在魔多之外，而是為了把他們關在裏面」(托爾金,2024:225)。妖塔盤踞著邪惡勢力，這股勢力抹殺生靈、限制自由，滋生超自然暗黑生物及罪惡行為。魔君的「走狗」奧克互相撕咬、殘殺，「石頭上到處都是黑血，很滑」(托爾金,2024:228)，屍體遍地，令人產生恐懼心理。九位「人類」屈從於黑暗魔君，成為魔影下的影子——戒靈，他們受黑暗勢力和欲望吞噬，只剩骷髏之軀，叫聲尖利，殺人成性。在魔多這片土地，在黑暗魔君索隆到來之前就出現毒蜘蛛希洛布，她的巢穴托雷赫烏苟散發惡臭，「空氣凝滯、污濁、沉悶、死寂無聲」(托爾金,2024:446)，她因嗜飲精靈與人類的鮮血而膨脹臃腫，在巢穴裏編織巨大黑暗的蛛網，與後代交媾後殺死伴侶，散佈雜種子孫，是「惡靈烏苟立安特仍在荼毒、禍害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個子嗣」(托爾金,2024:454)。

魔多城內的另一重要地點是被稱為「火焰之山」的奧羅德魯因。埃斐爾度阿山的山脊下降形成的懸崖墜入黑暗山溝,形成陰森的魔蓋,遠處是火焰之山。山體聚集熱量,熔岩翻騰,形成岩漿河,流入平原大地,「宛如痛苦的大地吐出來的扭曲的惡龍」(托爾金,2024:224)。岩漿是打造魔戒的「原材料」,而末日山亦是摧毀魔戒之地,是黑暗魔君索隆的最後防線。

破敗可怖的魔多城市,黑暗妖塔的森嚴景觀,岩漿迸發的火焰山景,希洛布的惡臭巢穴,這些哥特式空間構成魔多地區景觀,為中土世界的幽暗氣氛奠定基礎。

2. 薩魯曼的城堡——艾森加德

艾森加德是「巫師之首」薩魯曼德盤踞之地,由週邊環丘、中部平原和中心高塔組成。環丘南側有拱形大門,「巨大的黑色岩石上鑿出一條長長的隧道,隧道兩端都安裝了無比堅實的鑄鐵大門」(托爾金,2024:203)。穿過隧道即是平原,曾經一片青翠之景,如今卻美景不再,樹木被沉重鐵鏈穿起的大理石柱或銅鐵柱代替,房屋林立。這些房屋「能容納成千上萬人居住,工人、僕人、奴隸,以及擁有大量兵甲的武士。下麵的洞穴裏還養著狼群」(托爾金,2024:203)。洞穴中有薩魯曼的寶庫、兵器庫、熔爐房等,用於打造薩魯曼的半獸人奴隸及其使用的武器,這些半獸人面部猙獰,滿口黑色獠牙,骯髒濕膩的臉上現出紅色眼睛,如夜間鬼魅。平原的中心高塔「黝黑、亮澤、堅硬;四根巨大的多棱石柱向上聚攏為一體,在快接近頂端時又各自張開形成四只尖角,尖角銳利如毛,邊緣鋒利如刀」(托爾金,2024:204)。艾森加德所在山谷一片荒蕪、荊蔓叢生,薩魯曼利用半獸人奴隸組成的軍隊日夜無休止地砍伐、焚燒樹木,作為原材料打造邪惡武器,「四野一片死寂、荒涼。谷地上空陰雲低垂,煙霧和蒸汽浮蕩其間」(托爾金,2024:202)。薩魯曼仿照魔多打造艾森加德,「一切都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複刻,兵器庫、監牢、熔爐,無一不是對那座巨大的堡壘——黑暗妖塔巴拉督爾的小兒科模仿和奴隸般的景仰」(托爾金,2024:204)。對薩魯曼城堡的哥特式描寫與前期艾森加德的美麗奇景形成對比,其風格的變化亦記錄敘事時間的變化,體現出薩魯曼巫師由光明向黑暗的轉型,最終與黑暗魔君索隆同流合污,壯大邪惡勢力。

《魔戒》中還有多處對墳墓、幽暗森林、荒野等場景的描述,鑒於上文所提最為典型,本文不一一贅述。陰森恐怖的環境,諸如艾森加德高塔、魔多妖塔、末日之山、死亡沼澤等場所勾勒出較為清晰的建築畫面,以及這些場所衍生出的包括黑暗魔君索隆、半獸人奧克、戒靈、毒蜘蛛、厲鬼等在內的超自然黑暗元素,都使得這些空間體現出典型的哥特式風格,形成獨特的哥特式空間。

四、《魔戒》哥特式空間敘事的建構性

(一) 凸顯崇高主題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90:36)在《崇高與美的哲學探究》中提到,「美」(beauty)與「崇高」的含義截然相反,美的特徵是秩序與和諧,而崇高是一種在宏偉場面中的過度體驗。詞源辭典對「崇高」的解釋是:震撼心靈的宏偉或強大的感受;因個人高尚的品質令人感到崇敬;任何事物中的崇高,都是莊嚴而壯觀的。顯然,《魔戒》中的哥特式空間帶給讀者這種崇高的體驗,用一切超乎理性、無法解釋的事物和可能,以可怕而又可畏的人物、難以名狀而深不見底的事件震懾我們,同時又讓我們在這種宏大而渺無希望的絕境場面中體會小人物內心蘊含的、可推動命運之輪的巨大能量,進而產生敬畏之情。

魔多城遮天蔽日、一片荒蕪,「魔眼」的監視無處不在,火山岩漿迸發,到處是崎嶇之路與死亡的威脅。然而,在這陰森恐怖、了無生氣的索隆之城,霍比特人山姆卻在絕境處誕生希望,「一個念頭如箭一般刺進他的心頭,清晰而清涼:魔影終究是轉瞬即逝、微不足道的東西,在它無法觸及的地方,還有永恆的光明與崇高

的美」(托爾金,2024:257)。在這恐怖駭人的魔多,經歷被半獸人折磨的疼痛、毒蜘蛛的毒刺、戒靈的刀傷,以及直面黑暗魔君的恐懼,持戒者弗羅多的身心已然遭到侵襲,他弱不禁風,在善念與惡念之間搖擺不定。末日山的山肩從山基拔地而起,高出平原約三千尺,山體的一半高度即中央火山錐體的高度,弗羅多已無力向上攀登,而陪伴他走過諸多險阻的山姆卻表示「哪怕是彎腰背折,我也要背你……我說到做到」(托爾金,2024:283),他用僅存的力量和意志背著弗羅多向上爬,沿路躲開岩石石塊,減少行走坡度,最終抵達巴拉督爾通往末日山的索隆之路。火山附近的山路愈見崎嶇,土地燥熱難耐,但即便路途艱辛,山姆仍在即將通往火山口的路上幫助弗羅多對付咕嚕,鼓勵他前進,直到弗羅多在即將摧毀魔戒的時刻再次被惡念侵蝕,山姆也沒有放棄他的少爺,他的朋友。

「那些古老傳說和歌謠中勇敢的事情,我以前總把它們當作歷險和奇遇。我總覺得,故事裏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認為生活有點枯燥,想要一種奇遇,於是出門去尋找,尋找一種有趣或冒險的事情。但那些真正重要的故事,或那些被人們銘記的故事,卻並不是那樣。裏面的人物通常似乎突然遭遇了那些事情,他們只有那樣的路可走。我想,他們也一定會像我們一樣,有過很多次回頭的機會,只是他們並沒有那麼去做。」(托爾金,2024:435-436)

當魔戒終被摧毀,魔多瞬間呈現出崩塌之象,「塔倒了,山滑了;牆塌了,熔化後倒落」,「大地震動,平原起伏開裂,奧羅德魯因搖搖欲墜,火焰從裂開的山頂噴湧而出」(托爾金,2024:291),噴射出的蒸氣「如滔天巨浪般傾覆」(托爾金,2024:291),一切都煙消雲散了。魔多的毀滅恰與霍比特人內心爆發的力量形成對比,霍比特人身軀雖小,但他們用對彼此堅定的忠誠、支持,勇敢頑強的意志品質,以及誓死不屈的決心,最終扭轉中土世界命運的巨輪,迎來新的曙光。「哥特式空間」魔多氛圍恐怖、場面恢宏,與霍比特人令人敬仰的美好品質形成強烈對比,凸顯出《魔戒》敘事的崇高境界。

(二) 通過空間變異推動敘事進程

巴赫金(Бахтин)(1998:275)在《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中提到:「時間的標誌要展現在空間裏,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這種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標誌的融合,正是藝術時空體的特徵所在。」正因如此,現代作者將空間看作故事發生的地點和場景,利用空間的變化體現時間的變化,進而推動故事敘事進程。

艾森加德由剛鐸人的祖先努門諾爾人建成,「自古就是個美麗的地方,歷代湧現出數不清的偉大人物,既有守護剛鐸西界的領主,也有善觀星象的智叟」(托爾金,2024:204),在環丘與中央塔之間的平原地帶,「曾經一派青翠,佈滿果樹和林蔭大道,周圍山上流下的無數細流在此匯積成湖」(托爾金,2024:203)。然而,薩魯曼的到來卻使這片土地日益暗淡,如前節所述,他為仿效索隆肆意改造城堡成象徵獨裁和極權的黑塔,焚燒樹木,打造戰爭機器,製造戰爭武器。艾森加德盛景不再,只剩一片荒蕪和陰森的堡壘。艾森加德從「智慧之地」變成薩魯曼為索隆服務的「罪惡之地」,這種同一空間的變異客觀上反映出小說時間及敘事進程的變化,從第二紀元由杜內丹人修建而成,到第三紀元薩魯曼將其據為己有,索隆的勢力日益增強,魔多軍隊日益倡狂,中土世界面臨覆滅的命運,這也預示「魔戒同盟」摧毀魔戒故事的開啟。魔戒大戰後,索隆的魔多被擊潰,薩魯曼倒臺,艾森加德的环境又發生新的變化,「石環都被推倒和移走了,裏面的土地被改成了一個花園,種滿各種果樹和其他樹木,一條小溪從花園中流過。但是花園中央有個清澈的小湖,湖水中靜靜聳立著歐爾桑克塔,高不可攀,堅不可摧,黑色的石頭塔身倒映在池子裏」(托爾金,2024:339),昔日環境優美的艾森加德「重現」,甚至被稱為「歐爾桑克樹園」,植物重新生長,污水變為清澈的溪水,這種變化體現出



魔戒之戰後中土世界的療愈和重生之景。

從象徵智慧的「美麗空間」到代表黑暗勢力的「哥特式空間」,再到戰後中土世界祥和的「重生空間」,作者運用艾森加德空間的變異推動小說敘事進程,而在艾森加德「橫向」的空間變異過程中,哥特式空間的設置是使情節發生變化,突出情節衝突的關鍵因素,該空間呈現的罪惡環境與象徵真善美的自然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亦表現「惡」與「善」的鮮明對立,與《魔戒》小說的主題相契合。

(三) 空間構建與現實意義的交融

龍迪勇(2015:26)認為,「空間敘事學將綜合考察『世界』、『作品』(文本)、『作者』和『讀者』等要素,研究它們與『空間』的內在關聯。」作者通過書寫文本,在文本中構建出「空間」,即「再造世界」的載體,使作品表現出某種主題,向讀者傳達具有現實意義的內涵,這是「空間維度」對現實世界的觀照,使「作者」「作品」「讀者」形成緊密的聯繫。

薩魯曼的城堡艾森加德是對西歐封建君主制的映照。艾森加德由週邊環丘、中央平原和中心黑塔組成,與西歐封建莊園結構如出一轍。封建莊園常常由週邊的耕地、公共牧場及中央的封建主城堡組成,是封建領主對農民進行剝削、獨立管理的地段。艾森加德內的中央平原「能容納成千上萬人居住,工人、僕人、奴隸,擁有大量兵甲的武士。下麵的洞穴裏還養著狼群」(托爾金,2024:203)。洞穴中有薩魯曼的寶庫、兵器庫、熔爐房等,用於打造薩魯曼的半獸人奴隸及其使用的武器,這些半獸人面目猙獰,滿口黑色獠牙,骯髒濕膩的臉上現出紅色眼睛,如夜間鬼魅。這種場景正如封建莊園中,依附農民(農奴)利用莊園自有的倉庫、耕畜和奴隸在莊園土地內耕種勞作,土地的收益全部歸封建主所有。當莊園形成一定規模後,除去依附農民,還會有一定數量的手工業者,如木匠、鐵匠等。對於後期薩魯曼統治的艾森加德,半獸人軍隊會到城堡外肆意砍伐樹木、焚燒森林,將木材運回城堡內進行武器製造。可以說,托爾金正是通過艾森加德的空間構造映射英格蘭的封建莊園制,而艾森加德充滿恐怖與陰森的哥特式特徵,如黑暗壓抑的城堡環境、恐怖而充滿殺氣的半獸人形象,以及黑塔直聳入天、駭人的建築風格,則加重了作者對西歐封建莊園制度的批判。薩魯曼利用強權壓迫奴僕,對中土世界的自然環境造成巨大破壞,作者一定程度上通過對薩魯曼的「醜化」進一步抨擊封建領主制,他們將農奴視為己物,無情剝奪其自由。而隨著《魔戒》敘事的推進,艾森加德最終破敗的結局,也預示著西歐封建莊園制最終瓦解,人們走出歷史的桎梏,走向新的世界。托爾金通過艾森加德哥特式空間的描述,映射現實世界中落後的社會制度,引發讀者思考,使作者通過作品中的特定空間,與讀者和現實世界形成關聯。

幻想文學的獨特性在於它可以創造符合自己理想價值觀的第二世界,然後通過它探討現實問題(薑淑芹,2023:73)。托爾金將對世界大戰的現實記憶以構築哥特式空間的方式體現在《魔戒》「第二世界」的敘事中。龍迪勇(2015:33)曾提到,「作家們的創作心理仍是探討敘事空間問題的合理起點,因為這涉及到敘事中『事件』的來源問題」。雖然托爾金從未承認《魔戒》的創作與戰爭有直接的指向性,但對於親身經歷戰場、對戰爭有深刻體會的托爾金來說,將對戰爭的記憶融入《魔戒》敘事無可厚非。

1914年英國對德國宣戰後,托爾金在完成學業的同時接受軍官培訓,在獲得學位後被任命為營部信號官,三周後被派往前線,抵達法國北部索姆河地區。索姆河戰役爆發,托爾金所在營投入戰鬥,他親身經歷多次肉搏戰,目睹戰友陣亡,染上戰壕熱後被送回英國。索姆河戰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戰役,「戰役雙方先後投入兵力超過150個師……英軍損失42萬,法軍20萬,德軍50萬,聯軍只奪回了240平方公里的土地,沒有達到突破敵軍防線的目標」(吳於廬、齊世榮,2004:31)。這場戰爭給托爾金留下深刻印象,他將在戰壕中眼見場景稱為「動物性的恐怖」(Croft,2002:5),並稱「我的密友除了一人之外全部都離世了」(Croft,2002:5)。經歷大規模的炮火,索姆河地區的地貌也發生變化,彈坑使土地變得坑窪不平,農田、

草地等被炸毀,土壤翻起,樹木凋零,高速飛行的彈片使得樹木「肢體被撕裂、功能受損,而且常常導致死亡」(Wearn, *et al.*, 2017:64)。土壤因化學物質殘留帶有毒性,寸草不生,「氯氣炮彈會使植物中的葉綠素褪色變白,直至萎焉、死亡」(Wearn, *et al.*, 2017:64)。而油污、化學藥劑、屍體等污染物流入河流,使得河水水質惡化,散發難聞氣味,造成水中生物死亡,對周遭環境產生影響。《魔戒》中魔多地區的貧瘠惡劣環境正是對索姆河環境惡化的映照,「魔多西側群山下麵的邊遠地區是塊瀕死大地……裏面潛藏著貼地生長的低矮灌木,粗糙的灰色草叢在石頭間掙扎,上面還爬滿了枯萎的苔蘚。到處都是扭曲纏繞的荊棘,有些仗著尖利的長刺,有些長著刀子一樣鋒利的鉤狀倒刺」(托爾金, 2024:256)。魔多有大片濕陰的、由爛泥潭和水道交錯而成的「死亡沼澤」(Dead Marshes),「唯一的綠色是烏黑、濃膩的死水上漂浮著的鐵青色水草。枯死腐爛的野草、蘆葦時不時出現在霧中」(托爾金, 2024:309),水底還有死人臉,頭髮上纏滿水草,全部腐爛,散發邪惡氣息。托爾金曾表示「『死亡沼澤』和『魔欄農』的創作靈感部分源於索姆河戰役後的法國北部地區」(Croft, 2002:6)。可以說,魔多正是索姆河地區戰時環境的縮影。

雖然托爾金從未表示自己對魔戒大戰的敘事創作劍指納粹,但魔多地區的邪惡生靈,諸如黑暗君主索隆、戒靈、毒蜘蛛希洛布(Shelob)、半獸人大軍等,都是對戰爭中敵軍的哥特式想像,突出邪惡勢力的可怖與猖獗,傳遞出戰爭的恐怖氣氛。索隆對魔多的統治體現出極權政治形態,魔多的所有種族都失去自由,為索隆建造軍事武器,這些種族時刻受到「魔眼」的監視,逃跑者會遭受殘酷的精神折磨,並被扔入火山岩漿中,有些還會被改造成半獸人。為維持軍事獨裁統治,索隆建立軍隊,「沿著魔蓋的邊緣向南,到處都是營地,有些是帳篷,有些則是井然有序的小鎮」(托爾金, 2024:258),這些軍隊也正是世界大戰中敵軍部隊的縮影。魔多地區的極權統治實際上是一種軍事化的工業生產活動,是對現實的映射。隨著工業化水準提高,人們對資源需求量劇增,這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開展世界性的掠奪行為,資本主義演變為帝國主義,進而引發世界大戰,造成大量傷亡,城市被轟炸成廢墟,工廠、橋樑、鐵路等交通和生產設施大量被毀,經濟崩潰,社會體系一片混亂,世界人民遭到嚴重創傷,魔多地區這一空間場景則代表著這種創傷造成的結果——寸草不生、生靈塗炭,整個地區籠罩在黑暗和恐怖之中。當阿拉貢等「魔戒同盟」成員率領人類大軍與魔多軍隊誓死戰鬥,弗羅多在末日山成功摧毀魔戒時,一切黑暗都在瞬間瓦解:

「一望無際的濃密黑煙夾雜著搖曳的火光迅速升入天空,遠遠超過了黑門的塔樓,也遠遠超過了群山。大地在呻吟,在顫動。尖牙之塔先是搖晃,然後傾斜,最後倒塌;雄偉的防禦土牆化為廢墟;黑門也淪為了一堆垃圾。遠處傳來了擊鼓般的隆隆聲,時而依稀可辨,時而震耳欲聾,時而響徹雲霄。這是萬物毀滅的咆哮聲,在天地間久久回蕩。」(托爾金, 2024:296)

索隆被徹底擊敗,中土世界終在第三紀元末時迎來新的曙光,而這勝利,也是托爾金內心對世界和平的願望,是讀者在看到魔多毀滅時的震撼。托爾金通過自身參戰經歷,創造出魔多地區這一代表邪惡勢力的哥特式空間,在描繪索姆河地區的同時,也彰顯出彼時軍事化極權政治猖獗的世界局面,這是對現實世界的深刻觀照,與讀者心中對於世界大戰的記憶相連接,引發共鳴。「他(托爾金)將世界歷史上這一關鍵事件(一戰)轉化成通俗易懂的神話,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是如何發生變化的,讓我們學會鼓足勇氣面對生活」(Croft, 2002:20)。

以艾森加德和魔多地區為例可以看出,托爾金在《魔戒》中創造的哥特式空間,無論從超自然角色設置、建築風格、地區結構,抑或是自然景觀來說,都與現實世界有著密切聯繫。艾森加德是托爾金對封建莊園制的再現,而魔多地區更表現出他獨特而立體的世界大戰記憶。托爾金將現實世界與空間構建相互交融,以哥特式空間為載體,建立起作者自身、《魔戒》敘事文本與讀者的聯繫,不僅使故事內容更為立體,亦傳達出



《魔戒》對現實世界的價值與意義。

五、結語

西方奇幻文學經典《魔戒》採用的敘事類型十分豐富,其中哥特式的空間敘事風格獨具特色。在魔多地區的哥特式空間中,善與惡形成鮮明對立,空間場景宏大立體,其邪惡性與恐怖性令人產生恐懼心理,這一空間特徵進而強化主線角色的高尚品質,凸顯崇高美學。隨著敘事時間展開,艾森加德的空間特徵發生「橫向」改變,其哥特式空間特徵是時間延續的關鍵點、事件變化的重要轉捩點,預示黑暗魔君「回歸」,存亡之戰迫在眉睫,推動「魔戒之戰」敘事進程。此外,空間敘事亦將作者、讀者與故事情節、現實世界巧妙結合,作者將對現實中具有空間特徵的記憶納入哥特式空間的建構,在小說敘事之外形成對現實世界的映射與反思。由此,《魔戒》中的哥特式空間並非僅說明環境氛圍的恐怖、暗黑生靈的可憎,亦對情節的構築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此種敘事方式正是作者對構建中土世界宏偉敘事主題的別具匠心,體現故事深刻內涵,引起讀者共鳴。

參考文獻

- ① Burke E. (1990).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② Croft J. (2002). The great war and Tolkiens memory: An examination of World War I themes in *The Hobbit and The Lord of the Rings*. *Mythlore*, 23(4), 4-21.
- ③ Wearn J. et al. (2017). The flora of the Somme battlefield: A botanical perspective on a post-conflict landscape. *First World War Studies*, 11(8), 63-77.
- ④ 愛德華·W·蘇賈(著),王文斌(譯):《後現代地理學——重申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版。
- ⑤ 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⑥ 陳筱萌:《托爾金小說中的地理景觀研究》,湖南大學 2021 年碩士論文。
- ⑦ 方英:《論羅伯特·塔利的文學空間研究》,《文藝理論研究》,2021 年第 5 期,頁 58-67。
- ⑧ 薑淑芹:《〈黑暗崛起〉五部曲的多重空間與民族共同體書寫》,《外國語文》,2023 年第 2 期,頁 65-74。
- ⑨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 年版。
- ⑩ 陸揚:《開拓文學空間研究新領域——評方英著〈文學空間批評〉》,《外國語文研究》,2025 年第 1 期,頁 105-112。
- ⑪ 米歇爾·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載包亞明:《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頁 20。
- ⑫ 托爾金(著),閻勇,辛紅娟,路旦俊(譯):《魔戒》,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4 年版。
- ⑬ 吳於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 ⑭ 肖明翰:《英美文學中的哥特傳統》,《外國文學評論》,2001 年第 2 期,頁 90-101。
- ⑮ 張敬琰:《西方現代奇幻小說中的「哥特」因素探源》,《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8 年第 6 期,頁 33-36。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